皇明史概

朱國禎輯

江彬亂政

江彬蔚州衛指揮也（本千戶累擢指揮仍之）祖父將嘗調閱宣府鎮城因家焉彬儀狀魁偉善騎射性權譎便辟人多悅之正德六年畿內苦流賊京軍不能制議調邊兵彬隸總兵張俊（一曰游擊許泰）部下戰淮上中三矢其一着面鏃出于耳拔之更戰事聞 上固識之七年七月部議盜未平倣各邊事例于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各設鎮守武臣人事寧裁革咸寧伯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

馬俱病今賊漸平請留二之一討賊餘遣還邊俱下廷
議乃以劉暉戍山東時源戍河南郤永北直李鋐南直
所部各千人益以內地兵五千人分屬之暫留鎮守其
副叅許泰白玉神周金輔温恭陳珣李瑾姚信等軍俱
遣還鎮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大同宣府軍仍過
京犒勞後三鎮軍士至京遂留不遣未幾延綏兵復召
入稱四鎮云　上見彬閱前狼呼曰彬兒健能爾耶應
對稱旨即晉都指揮僉事置左右出入起臥與俱每搏
虎爲戲彬盛言宣府軍可用遂有京邊軍互調操習之
說　上㠯十部議言　祖宗成憲京軍衛內不以無故

而外出恐有四方窺伺之虞遽兵捍外不以無事而弛備恐有一旦倉卒之患今使外兵拱衛内兵輕出恐非居重馭輕安内攘外之要敕云卿等爲國至意朕已具悉可即于宣府調三千人限十日至京營赴宣府備禦者亦如其數大學士李東陽等條十不便之説且言府部科道皆以爲不便臣等職居輔導若委順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雖死無以塞責矣亦不納許泰張俊等因得復入是後四鎮士馬團操大内間以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每出入彬與　上聯騎鎧胄略同幾不可辨各軍憑恃威寵出入

縱恣市里甚而避之八年正月乙酉命許泰敢勇營彬
仲威管操三月戊子改太平倉為鎮國府又欲毁
廠口為府廳工部奏 祖宗稽古建官府部具有定制
今改倉為府有乖舊典況位屬乾方乾天門也此地初
為永昌寺再為新石廠又為太平倉屢改屢廢推之地
理察之人事俱屬未便若惻念邊軍乞止將本倉中氣
樓廠口拔蓋折改安設門窗以便稱止其府名改廳俱
乞收回成命 上不從且責工部曰既以此地為天門
宜當迴避前此閉塞胡不議閉責陳狀工部再請罪乃
宥之六月于奮武營將臺邊西空地造官廳為操練中

今之所名西官廳英公張懋許之太監蕭敬及彬主之也彬前與都御史寗杲征流賊彬次新河縣蘇添村不進及盜去乃殺居民康強等四十一人又殺耦耕關學等九人指揮張銘亦於鉅鹿韓家寨殺耕夫趙五漢等二十八人至隆平又殺六人以冒首功累爲言官所劾輒縱舍之姑令行勘至是給事中潘塤等覈實以聞上亦不罪六月辛卯　賜彬國姓以後賜姓者闕書　同時賜姓者指揮千百戶舍人等楊瑄焦睿焦椿焦桂張天祐張廷鸞且更其名俱改錦衣衛帶俸初劉瑾盡改用趙高之術道　上深居起戊辰之冬視朝月不三四當奏事

臣僚陛見若辭謝者皆候左順門璫西而拜吉代上
酬應威福之權璫得操之旣誅錢寧爲上所寵常侍
左右有言輒用彬惠内娭道上巡遊蹕之上始羅
然然憚太后不敢輕出九年二月始微行至教坊司
七月命造神銃翁匠甲倭刀鐵矢數萬又前于陜西造
鋪花氊帳房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庖廁溷湢及戶
牖梯橛影壁圍幕地氊之類皆具且有壇内遊幸出哨
蹕聲息諸名號至是進之凡郊祀皆陳設帳房不復宿
齋宫矣十一月令鎮國府各兵俱西官廳操練即推堪
任將官以開部推皆不允擒知上意在彬言都督張

俊都指揮朱彬皆可用但俊已老彬官卑况彬先爲千
戶有妄殺罪若掌中軍害事益多故不敢舉得吉彬事
前已辨明乃命彬及許泰提調中軍不妨營務而兵權
歸之矣十年六月辛未梁儲等言日者竊聞　聖駕自
西安門出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處臣等憂懼竊至尊
出入必備法駕必傳　蹕南郊大祀不過一宿直廬拱
衛將士數萬今　聖駕之出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官
居守者何大臣文武絕不與聞若徒無故輕出擾擾塵
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姦盜竊發之變出於意料之
不及未知何以備之臣等爲之寒心倘以爲所聞不的

冒于天威明示黜罰安敢辭避不報十一年二月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視團營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張泰領之祈周常以罪坐謫亦夤緣進用管勇士營未幾益以劉暉皆賜國姓爲義子四鎮兵彬兼統之　上又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馳逐呼噪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苑　上親閱之名曰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化之雖金緋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細民亦皆披之恭及周等遮陽帽上飄靛染天鵝翎爲貴飾貴者飄三英次二英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之下教場自

謂殊遇其後廵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廵撫都御史無不
衣戎甲見　上者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于郊後幸南
海子較獵夜半還御殿行慶成禮次日以所獵麞鹿賜
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三月癸巳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是日　上騎出北安門軍較從者纔數人至順
天府大街而還比夜始傳制四月拆西安門外積慶鳴
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館并營義子府第開設教場六
月　上獵近郊問彬邊計指畫山川險易道路直紆狀
甚明審　上曰信若此朕何難擒黠虜耶彬又言宜先
駐宣府觀釁且遠廷臣可無煩聒　上深然之密裝治

行欲自領西官廳兵馬巡邊八月 上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次日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至沙河疏留不報將度居庸巡關御史張欽自言職掌 陛下即欲出關萬死不敢奉詔 上不問亦不果行乃自昌平還幸諸御馬房尋還豹房不十日復夜出德勝門趨居庸出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出者既至宣府營鎮國府第居之晏然忘歸時時夜出見高大門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九月十九日壬辰移蹕陽和城自稱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調發皆以大將軍鈞帖行之庚子獵城外大雨冰雹士卒有死者其夜星隕示異　上驚惟天甫明移入大同鎮城以賞賜不足發戶部銀一百萬兩輸宣府備用壬寅諭百官朕以懐來等處切近虜境特因巡幸嚴督將領振揚威武凡官員朝見者令如常行禮章疏亦如常陳奏諜報虜五萬餘騎營玉林將入寇上命諸將分布要地大同總兵王勛副總兵張輗遊擊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參將蕭滓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參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鑾軍平虜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

戊戌也既而虜分道南下管子孫天堡等處勛覩鈕鎮率所部禦之　上命春澤往援政鑾及大同參將麻循平虜參將高時尾虜後又亟調宣府總兵朱振參將左欽遊擊靳英俱會陽和參將江桓張杲爲後應十月甲辰勛遇虜於繡女村督軍步戰虜南循應州而去明日覩鈕鎮與勛復遇虜於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頗有殺傷薄暮虜傍東山而退仍分兵圍勛等比曉大霧圍乃解勛等入應州城鑾及守備徐輔兵至又明日勛等出城遇虜於澗子村大戰澤春政時循等兵亦至虜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　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

監張永魏彬都督江彬張忠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虜
却諸軍乃合會暮即其地為營乘輿止焉明日虜來攻
禦之勛等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乃退明日引而西
上與諸將且戰且進追至平虜朔州等邊　上復欲進
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困乃還遂令勛及巡撫
胡瓚以捷聞于朝是役也斬虜十六級我軍死者五十
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甚危然勛本宿將王
瓊在兵部豫調各勁兵為援虜亦幸非大舉僅僅逐出
塞勛未幾亦卒人以為老而戰苦蓋痺云　辛亥　上
駐老王溝虜退還駐大同左衛既而虜復至　上分布

諸將嚴備虜亦引去十一月楊廷和至京入閣率諸大臣詣居庸請　駕禁不得出而還閏十二月丁亥迎春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娼婦數百共載娼婦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六觸而墜　上視之大笑以為樂前後諭諫者內閣事事有之至再至三甚者引土木為言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最後御史葉忠言尤深切人皆危之其餘不可勝紀　上已用江彬計概擲之不省亦無所發其喜怒也十三年正月　駕將還諭文武群臣用曳撒大帽鸞帶各賜大紅紵絲羅紗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

麒麟玉六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惟部屬五品以下不與諸與與賜者裁製一夕皆就明旦丙午奉迎德勝門外頒賜既衆內庫告竭故文臣服色亦用武麒麟之屬下逮四品云迎時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　尊號衆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又具羊酒白金綵幣手一紅梵夾進御爲賀儀皆　上意也比夜久　上戎服乘赤馬佩劒而來邊騎簇擁見火毬閃戈矛間烟直上乃知　駕至群臣皆道左叩頭　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橘毛紀奉金花稱賀　上飲

畢云朕在榆河親斬虜首一級廷和等叩首對曰 皇
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 上遂馳馬由東華門入宿豹
房時大雨雪群臣迎者狼狽夜半後僅得入城有幾殆
者尋南郊幸海子次日還己未賜文武群臣銀牌于左
順門一品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鍍其上曰慶功五采
飾之貫以朱組四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
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鍍曰賞功貫以青組又各被以
花紅而退先是群臣具綵帳及賀儀出銀以品級為差
故所賜亦如之翰林以無賀儀獨不與賜辛酉 上復
如宣府二月己卯 太皇太后崩越三日 上至自宣

府發衆彬為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勢張甚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遽譖於 上謂相擅辱軍職即降徐州判官 皇太后將祔葬 上如昌平四月祭 諸陵幸黃花鎮密雲等處時車駕所至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也猶載以隨且令有司餼廩之外別共女衣首飾為賞賚費遣近騷動多驚疑避匿哭泣相聞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為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遊此皆奸徒矯詐煽惑人心百姓其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敢稱駕至擾民者即捕治之或奏其言 上

怒遂執送錦衣獄降三級爲雲南安寧知州五月巳亥
上駐大喜峯口獵於古北漁於灤河將致朶顏三衛夷
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撫
臣臧鳳都給事中汪玄錫皆以爲言不報轉幸河西務
皇太后葬期迫還京指揮黃勳以供應爲名因而科擾
使盗事發劉士元按之勳迎至行在因嬖幸譖士元聞
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面訊之時
野次無杖取生柳條杖四十幾死囚繫於車馳入京并
執知縣曾偉等十餘人下錦衣獄皆降調六月庚申梓
宮發引　上步送至德勝門外戎服馳馬顧侍郎馬逃

爲邏卒所獲牽至　上前遂乘之是夜宿清河壬戌神
主祔　太廟　上入朝門雷電風雨大作燭盡滅七月
傳　旨近年以來酋犯順兵政廢弛特命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即寫各
地方制勅與之務期剿絕朱壽者　上自稱也又欲以
彬爲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言
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援　祖訓問其事何以應之
不聽遣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內閣
九卿科道諭意大學士梁儲蔣冕先入　上問制書安
在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　上大怒操劍

起立曰不草制祝此劾儲免冠伏地泣曰臣逆命有罪
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擲
劾起乃自稱云云一云儲起而制書出是日二閣臣入門門卽閽
尚書毛澄等排闥不得入皆感憤而泣大理少卿吳堂
被酒厲聲呵止欲以希寵衆怒群擊之走免雖武夫亦
有不平者門內鬨喧呼聲不知堂欲止衆也責堂不恭
無人臣禮調外任卽日逐出城衆皆快之錄應州功陞
賞內外各官及旗舍九千五百五十人有差其餘冒濫
者凡五萬六千四百餘人七月辛丑諭兵部特加威武
大將軍公爵祿米丙午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

詳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丁未度居庸關歷懷來保
安諸城堡遂駐宣府初彬勸　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
乃就靡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
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
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遠
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盖　上厭
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八月自萬
全天城至大同九月　上自稱鎮國公并製牙牌誥劵
封朱彬爲平虜伯朱泰爲安邊伯世襲　上欲自耀武
功假重兩人親定爵名十月戊辰　上渡黃河次榆林

十一月火牌下兵部調西官廳官軍勇士人馬各六千餘赴宣大操伏壬子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欽第納其女十二月戊寅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歷石州文水諸州縣初在偏頭關索女樂于太原有劉良女者晉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謳進遂當　上意及自榆林還弋子至太原復召之載以歸自是大見寵幸左右或觸　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彬及諸近幸皆母呼之曰劉娘云十四年正月三日戊戌發太原壬子還至宣府東西往返數千里　上乘馬腰弓矢衝風雪備經險阨閹寺從者多病憊弗支而　上不以爲勞也二月命彬提

督十二團營壬申自宣府還京是日先駐外教場親閱所獲首虜器械申刻乃入文武群臣具綵帳銀幣羊酒奉迎及頒賜銀牌花紅俱如前甲戌大祀誓戒至夜不出明日始得　旨致齋丙子如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法駕鹵簿皆先行惟從騎卒百餘人丁丑　郊禮畢遂幸南海子獵是日侵晨京師地震風霾至次日始息駕還御殿行慶成禮己卯楊廷和以居守勅書進繳報以不時巡幸勿繳刑部主事汪金以　上將南幸疏言不可南幸者九所宜戒者一所謂九不可者利害較然陛下豈不知之尚待臣之強聒但邇來　陛下好惡之

際禾免少愆于度故以不可為可者容亦有之臣以為非　陛下之本心或誤于酒耳夫酒之用不可過過則亂性令人善忘又甚則致病伐生臣迂以為　陛下所宜戒者莫甚于酒乞少垂睿察不報　上嗜飲常以杯杓自隨左右欲乘昏醉市權亂政常預備供少醒即奉以進或未溫輒冷飲之終日酣沉凡事顛倒迷亂實以此故金所言最為對症已丑　上自加太師勅諭南幸廷臣伏闕極諫者百餘人宣諭乃退彬恚之激　上怒三月望日托氣疾免朝越四日悉下廷臣于獄考訊死杖者十二人指揮張英上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

赴闕判刄于胸以諫法司阿彬意擬斬并杖死於是京
師連月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于橋四尺許橋下七
鐵柱齊折如斬南行之議始寢顧怒不解意勃勃未已
會濠逆謀愈急　上亦心疑遲徊七月反報至議親征
下令有諫者必處以重法凡加極刑彬兼督東廠是時
張銳居東廠錢寧居錦衣彬兼兩人之任權愈重勢益
熾命楊廷和居守毛紀贊之梁儲蔣冕扈行八月癸未
發京師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仍筦門提督官校辦事
神周協贊行事錢寧董帶官校隨李琮同太監劉祥統
捕盜硬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護神器已酉杖樂

官臧賢施鈒司鑑于午門癸戊籍沒初賢以伶人得幸

濠遣使厚遺之為諜禁中動靜莫不密報故及誅益固

至是事覺詞連寧比賢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使盜往殺

之滅口丁亥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第時都御史王守仁

平宸濠之奏已至　上欲意南幸忠勸太監張永彬泰

等各以兵從欲掩為已功于是留守仁疏不下戊子

上至保定府九月張宴堂上巡撫伍符巡按管糧主事

皆侍宴行酒　上問符知善飲與為藏鬮之戲符偶勝

上不悅故投鬮於地令符拾之罰飲數瓢符頹然　上

復大笑戊戌　上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迎越三月傳

令進宴宴具草畧　上覩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
宴都御史王翊獻觴步緩　上目之神罔因怵翊謂
上意不測翊且復安濟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益
恐　上誤以爲翊也彬從旁厲聲叱之龔併罪兩人
上不爲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科斂得罪者鑑懼悉所
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翊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鬭鑑
泣愬于　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
也鑑語塞而退益　上巡幸所至事每有容且聽察不
爲左右所惑類此　上之南征劉娘娘疾未即從與約
召以玉簪爲信過蘆溝橋因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可

得及至臨清遣人召劉劉以非信辭不至癸丑　上獨乘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氏俱載而南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知有數人追及之道遇湖廣叅議林文纘入其舟奪一妾而去十一月辛丑龍舟自徐州順流而下乙巳至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陽第所至捕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臠一毛者各獻金帛爲謝至是漁於浦者累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陽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蘽集戎裝徒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旗牌官拷縛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卽長跪

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
較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
詰或稍拂之輒捽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閭無得免者甲
寅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顧仕隆第命羈
管朱寧於臨清已未至寶應縣漁於氾光湖十二月辛
酉朔至揚州府先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提
督府將駐蹕焉經矯旨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
一夕皆適人乘夜靜爭門逃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懇
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顧欲砍邪瑤不爲動徐
曰小官苟逆 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

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愈怒揮使去經密覘寡婦及娼家夜半忽遣騎數人叩城門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捽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住尼寺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爲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厚以金贖方得歸貧者悉收入總督府壬戌 上以數騎獵於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數出獵以劉娘諫而止總兵神周至泰州搜取鷹犬城中騷然皆逃匿不敢出乃括居民百餘人充獵手東循草場大獵三日僅得麞兎數隻復欲獵海濱値途潦而止辛未漁於儀眞之新

視大江命彬攝祭明日幸民黃呂本家閱太監張
雄及守備馬炅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丙戌至南京十
五年正月丁丑迎春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復欲就南
京郊祀梁儲疏止之彬率邊卒數萬恃恩跋扈無人臣
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公徐鵬舉宅不敢中門不坐
中堂因 高皇帝數臨幸避之一日招彬宴遵故事大
怒告以故嘿然而止時喬守爲叅贊尚書守正侃侃府
尹胡宗道樸愼數被辱如傳吏憂懼臥病扶風人五月竟卒府
丞寇天叙代署與守並哲而長挺身協力每事裁抑且
募健兒置左右彬每矯旨有所索必請而覆其計稍沮

素輕南人弱可欺戲命從者手搏不□於偹人皆倚以爲重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 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乃止 一日駕夜至長門索不應宿于報恩寺 六月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 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將爲逆伏噤而止理或然也時有物狀如猪首墮于 上前其色綠又拘留婦人之所滿壁皆有若人頭懸掛于上者而濠繫舟中泊江干日夕傳儆 上頗疑之閏八月八日詣 孝陵辭癸巳受江西俘丁酉自南京旋蹕是夕

發龍江巳亥漁于江次日如瓜州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至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其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

御問文獻通考是好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

聖諭問幾冊對曰六十冊問世間書更有多於此者否

對曰冊府元龜更多凡二百二十冊俱取以進又明日飲

令一清第樂作 上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呈

一覽畢爲易數字是日一清厚有所獻 上大悅及駕

還凡五幸焉又幸大學士靳貴第時貴已卒殯于堂

上臨其柩嗟悼命所從搢儒爲之誦經薦福貴家亦有

所獻云九月辛酉駐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顧仕隆等進賀供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騎入城過山陽縣學[illegible]焉覩廊廡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資治通鑑等書以出是夜止故尚書金濂第癸亥重陽節　上在淮安左右競進菊花旗牌官遂緣此責取城中大擾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水掖之而出自是遂不豫進及臨清太醫吳傑自京中召至　上視之而責曰何不蚤看我傑奏萬福無恙諸內侍密問狀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耳　彬來問故寬之曰何害行即

愈矣十月庚戌至通州兵部尚書王瓊入見彬尚欲導
上幸宣府恐一至京有　郊祀廷試事淹留又恐廷臣
習前事力爭乃說　上召皇親勳戚内閣府部科道官
俱至通州議寘濠獄彬上言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
將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并家屬擒獲乞明正其罪
批答褒賜勑歲加祿百石蔭一子錦衣正千戶凡祿米
皆本折兼支戶部娟之援慶雲侯例先給千石并所加
俱本色時題奏雖有稱鎮國公者然未敢指名彬在
上前談笑任情至是指斥若敵已云　上之北還也每
令濠舟近御舟銜尾而行意其防之既用彬言謂左右

曰吾必决此獄乃入楊廷和等巳至通州請如先年處
置高煦寘鐇例祭告　天地　宗廟仍敕天下諸王議
罪然後明正其法乃爲合體　上使人諭意再三竟莫
能奪巳丑賜宸濠死焚其屍然　上體巳憊諸內侍更
番從史還京彬計不得行甲午　上至正陽門城外文
武百官迎于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
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等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
標姓名于首死者懸首于竿亦標白幟凡數里不絕
上戎服乘馬立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自東安門
踰大內而出彌望皆白識者訝其非佳兆云丁酉南郊

初獻　上拜瘞血于地不能終禮扶歸齋宮踰宿　駕
乃入御殿行慶成禮免宴辛丑賞百官綵服銀牌壬子
上力疾視朝手勑改兵部尚書王瓊于吏部十六年正
月　上視朝如常儀自是不復能出疾漸劇諸内侍皇
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鋒起自效楊廷和上言
聖體違和臣等殊切懸戀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
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
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
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況治疾之術調攝為
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

皇上愼重救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飯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且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 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駢臻事遂得止

前一段見 圖史余戚紐先生收入小品中御藥不可經用外人尤不可引入如此書爲李可灼獻樸其罪當誅薦進者不當輕宥後崔呈秀疏云賊逆大罪未正湯精小品先刊絕不相蒙推余與孫淇澳宗伯作伴將併發之又挑逆進到閣中查問實其事同聲以余對逆進令取書來看先余入京以此爲贄又崋殿太監來索數一、五十部與二十部左右具知之即取以進逆進不謀一字先問曰有序文麼曰有曰誰所作曰自作曰念來我聽念畢嘗曰閒話耳再有序麼曰有問名念如前曰急只閒話問幾帙曰十帙曰何處翻起亟走馬問崔家崔曰我何知小品亦何暇去看倩某府尹起草且爲指次曰此一句關係甚不可不修治復馳馬傳天府問之顧出以付欣然得意其輩欲皆喜曰朱老頸鐵梟耶旣至後令念而聽之徐曰意有在却未說姓名姑置之孫

亦遂止鎬戎歷府尹爲兵部侍郎遷進既發方定系郢死言議起察奸黨尚多攜欲斥孫而録可均李不得行孫起原官令俞湯至今吳傑出入宮內數進善藥未效諸內豎或尤之曰初許還內今還久矣扙止此能復加乎而 上起臥無恒多忿恚或却藥不御三月八日庚申改團營西官廳爲威武團練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平虜伯朱彬都督朱洪朱暉朱周朱琮俱提督團營教場與威武團練營操練人馬令別開團營教場十四日丙寅 上崩于豹房先一夕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傍次日癸少監陳嚴倉皇來報 駕崩矣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投一紙乃 太行

遺命也辭曰䝉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不好的你每與張銳斗司禮監來看我我有些好及奏　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楊廷和等讀罷舉哀畢即定策往奉迎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軍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

事官旗較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
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
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
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還九門防守之命既
下許泰意若不怡邀兵部尚書王憲至東閣欲有所言
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評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
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
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
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爲彬地且以脅也曰團營根本故
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

個賊問誰是賊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
益又以琮脅也廷和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
何爲自取滅族禍泰曰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亦憂之
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何能爲也若必欲與平虜同
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
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曰君疑江反耶江
征流賊同豹房過隊先帝親閱見其驍勇因留置左右
既而護從巡狩一時內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
罪欲反近年反者內寘鐇宸濠外劉七藍五鄢老人俱
隨起隨滅江親臣家屬在人掌握不比數賊從兵雖多

皆朝廷爪牙　先帝遺愛在人餘威可畏假欲萌非望
抑顧盼間釁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
君協力共濟　嗣君至是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
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乘我書生摠
數寸管其何能爲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探意者
對語明快彬問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閭人馬介然有聲
人心皇皇以爲彬且反矣又問彬在家不成服齋宿廷
和聞笑曰豎子何能爲以一剌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
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
朝臨罷密語同寅皆曰速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曰

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入與工部李鐩吉服行禮廷和等赴文華殿右坊寫 上銘旌大閣俱在廷和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為全美魏問其故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為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不識紛紛若不早請 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嗣君憂未免為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為兩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一真死有餘戮魏曰實然

銳猶極力爲辦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
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　嗣君遂
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試任其責辭色俱厲陳嚴贊之
曰且收住侯　嗣君處分廷和曰亦俟旨監侯耳異日
事在我等自當斟酌從寬即擬旨奏　太后出閣中候
命久未下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　宮
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數家我輩豈可離此
地誠死此亦得死所諸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
報宣侯右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
初彬行禮畢張永知其謀留彬饌于宮外飯畢欲以計

擒之也未發張銳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 皇帝何在旨安從得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就縛拔其鬚幾盡項之神周李琮亦自其家縛至詈彬曰汝蚤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杰鰲熙皆錦衣指揮并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三門束甲裹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廷和先以計安之後出不意擒之京師百萬流血禍不可言矣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廷和者曰一力士之力曰安得有許大力士時久旱遂雨城中讙聲雷動爲之謠

日拿了江彬朝廷安穩益吻穩聲相近也周琮亦以邊
將得幸俱賜國姓陞至都督與彬聲勢相倚隨駕所至
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之二三蔣各鎮奏報有爲
彬壅滯二三歲不得達者彬旣執一時赴鴻臚寺投進
者几九十九封赴通政司者七封藏於彬家及鎮國府
者三十封千戶常洪以彬僞旨採方物于湖廣其中多
奇樣難致者巡撫官折價以進爲銀萬五千有奇北至
張家灣洪聞彬敗潛遯去又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
杭州設香案於鎮守府召致仕尚書洪鍾至謂之曰有
密旨令汝傾貲產謝恩因羈之別所趣其家營辦然實

無所奉吉祥又王銳者亦稱錦衣千戶至杭以收誌書爲名索賂數千至是亦潛遁所司以聞　太后命法司緝捕洪等銀貯戶部　世宗立六月戊子磔彬于市子及神周皆斬頒其圖于天下

錢寧

錢寧不知所出幼時其父鬻太監錢能家爲奴能嘗鎮雲南私通安南爲巡撫王恕所發後召歸復守備南京能死寧冒其姓正德初逆瑾用事能結納之因得見上猨狡善伺察迎合又善射拓左右弓大被寵幸賜國姓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累陞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從權日益重引樂工臧賢回回于永及番僧等相比昵爲姦請于禁內建豹房新寺誘上敗遊爲娛樂雜陳伎術以取悅固寵寧朝夕侍豹房上醉常枕之而臥百官候朝每至晡莫得上起居惟探伺

寧寧來則知　篤將出矣都察院經歷錢岌後陞廣南太守劾罷
拜寧爲父任以腹心日令潛察中外官有非議已欲彈
劾者輒先爲之計諸司事必與寧關白諸大臣造謁惟
恐後有因以致樞要者小拂其意輒遭中害或事危急
往往抑寧即得解内官武將欲轉爲鎮守總兵官率持
重資投其門所得無筭大學士楊一清先爲吏部尚書
考察寧有所請不遂㗋武學生朱大周肆劾遣人齎鈔
於浙鈔敝價重皆抑配於民布政方良永疏其狀請黜
責令罷若懷詐遂非宜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寧大怒欲
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乃止密

召所遣人還良永待罪久之以母老身病再乞致仕皆
不允下巡按查勘乃得請初良永之上疏也常以書抵
當路爲寧所覺其人大懼詣謝罪爲十二拜禮乃已一
時相將者東廠太監張鋭中外稱曰廠衛衛較謹爭三
法司道上司務林華出不避因杖之較語不遜評事沈
光大復杖而因之寧遂奏較乃執駕人役二人擅辱逮
倒執光大華下錦衣拷訊黜光大爲民華降級調外廠
衛勢聲赫奕較卒每至各部白事呼卿佐爲老尊長卿
佐亦降顏禮遇之體貌陵夷公事掣肘論者每太息焉
寧富貴已極于石經山造寺窮極壯麗邀　上幸焉數

日乃還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圖復護衛屯
田且令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達寧又日伺
朝廷動靜泄之於濠謀令世子赴闕爲立儲地寧爲畫
計先以玉帶綵帛附典寶萬銳馳歸詐稱　上賜以眩
衆聽江西副使胡世寧與典寶閻順發其事寧又爲之隱
蔽文致世寧及順罪戍邊時江彬得進擅寵用事寧思
間之一日搏虎召寧使前縮不敢往　上笑曰誰謂汝
勇者彬見亟趨進　上爲虎所迫幾傷彬力撲之乃解
上喜猶戲曰吾自足辦安用汝寧信爲然潛伺彬短言
于　上上不應而心訝且厭之彬亦知寧必不相容乃搆

徼吉調邊兵與京營兵互出入操練又言宣府近虜兵精令大同兵勦虜可立大功壯威武如前朝喜峰口故事且山川壯麗民居豐䆊多美婦人可取何如居大內邑邑爲廷臣所制日聒耳不得自由空享華屋細旃失馳逐騁息千里之樂耶　上大以爲然彬私計謂寧掌衛事居中剌奸勢不及從　上一出國門獨侍側惟所欲爲盤桓不歸可居外制中益反其術用之　上亦適投所欲自居庸至宣大以及陜西邊忘歸寧已失所馮依竟不悟既度　上必不定子密主寧廢人一日事成已與王瓊爲功首彬在掌握中不復足憚瓊故有成名

可汝等又遣妖人交關其間謂帝星已明王有異相府中有異兆事在必成成則封公如魏國故事瑾比李韓公其實先許李士實劉養正以此啖之令為死間也彬亦頗聞之見上未敢直言惟言北巡勸武則凡百奸宄盜賊自當消滅且寬等目前之得寧亦喜已得自擅省常侍之勞安享富貴之樂蓋小人伎倆情狀只是如此往而不返恣睢暴戾益無所忌實抵人李鳳鳴先為御史劉瑾喜之與緹帥同捕賊酷暴爲衆切齒瑾誅得罪削仕籍家居無賴益甚出入諸貴倖門下倚馮聲勢寧逼其愛妾故庇之嘗與從弟鳳翔有怨嗾緝事旨發

其陰事收請刑部當死刑部疑有寃併捕鳳鳴鞫之鳳鳴使其妾懷狀赴長安門愬寃因自經死門者以狀聞乃仍坐鳳翔死而鳳鳴連及賓抵知縣周在并鳳鳴素所讐者盡抵罪御史張仕隆許寛以失入降級調外時御史周鵷潘倣亦嘗治鳳鳴事俱為所構鵷陰賂寧得贖杖復職倣巡按陝西踰年代還乃逮問仍擬降調都御史申敎姑免之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為公費而以囚糧之羸者給之積弊已久會錦衣千戶王注與寧結好挾寧勢縱恣有替者善歌出入注家替者之兄與人鬭不勝注為執鬭者搒掠之死其家訟於刑部攝

注就理寧屁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佟文續知其故置不問員外郎劉秉監代文續署事再擬注又不發秉監即據之證成獄注聞而懼求救於寧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倚我言陰諷東廠發盜用囚糧事主事鄭懋德林椿相繼提牢遂收繫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請窮治於是三法司皆恐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于寧子麟及侍郎金獻民胡韶造寧謝過寧佯不知三人者以秉監稱禍尤之秉監稱病不出既而寧必欲改獄秉監乃移兵馬司覆勘指為病死注得改擬而死者之家以誣反坐注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客禮

及獄大理寺亦即報允寧意既釋乃寢因撻事不治懋
德桂本非其罪皆謫爲州同知畿内盜賊縱横叅將宋
贊桂勇賢鑑等獲剿賊中窩頭趙祥何通及其黨九十
餘人于近郊賜勑奬勵提督太監張忠都督許泰而下
大加賞蔭既而窩頭等六人越獄走匿故賊郝聚家兵
部募擒賊者賞百金陞二級匿者同罪聚乃首于官擒
祥等四人窩頭及通皆格鬬死又以所捕他盜皆指爲
窩頭黨寧奏聞行在兵部以爲寧功亦賜勑奬勵增俸
加蔭初賊之逸　上在宜府聞之謂寧居守顧有此
變頗不悅江彬因譖之寧寵由是漸衰而濠反謀已露

朝議遣官宣諭寧從中勸沮不可得與臧賢密報濠且謂議者欲離間宗室將坐以罪不知　上已先疑寧黨附濠跡益顯適值天亡之期矣濠既反收臧賢杖而謫戍寧恐逮及遣人殺于途盡并其家猶務爲掩飾祈免罪　上親征勒兵諸内侍及江彬以下皆從初不及寧留之居守寧恐離　上左右爲人所發乃私求息從及駕發出正陽門始令寧俱南江彬計已得行至臨清用閘止寧董皇店役遂白其通濠狀　上大怒曰我固疑之賺奴乃敢爾時將渡淮遂令即臨清拘繫之又速遣人至京籙妻子家屬并收其黨太監劉景都指揮廖鵬

務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瓛于錦衣獄瑺初鎮浙江貪利亡厭賂寧改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鎮河南過江西時受濠饋遂與通鵬福建人投附太監廖堂冒姓稱爲弟與其子鎧鍧皆冒功得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往百計朘削公私一空及廖鑾鎮陝西復令鎧隨朘削亦如之河陜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猾詭猾貌𡟜如鬼諂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僭無度公卿士夫多與往還及寧敗籍其家靡然不以爲非瓛亦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揣其意用計傾之爲寧通賄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

與濠通佐準皆寧婿驟貴者明年　駕還械寧以從與謀從逆者俱俘以入籍其家玉帶至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玩財貨不可勝計帝　上晏駕　世宗即位命磔于市仍揭罪狀并稽處决圖榜示天下寧子永安甫入歲已爲右都督養子錢傑等十一人素恣惡相齊俱官錦衣併斬王準已先死繫獄佐錯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爲奴壻僅[illegible]歲既而鵬等屢奏擬延久未決鵬瘐死獄中

朱史氏曰彬寧皆奴才耳　武皇狎之一居環衛一暗屬車大國綏年巡遊萬里雖有新都當軸晉溪秉樞又

水火不相濟此皆亂徵可危者然宸濠一發即擒南部久淹終返攙攘中天下晏然亦不聞北虜之侵潢池之警似天假此為　世皇開先成嘉靖之治獨惜　孝皇仁厚遂乏孫枝　武皇聰明終鮮嗣息余嘗拜　泰陵在山之西麓臨河制度卑隘　康陵即在河西之涯相望僅里許面河直瀉凡二十里及折而去環繞　長陵風氣完固二陵夾河上流當咽喉最瘦削處義無所取說者謂干法當督其然豈其然乎　孝皇為我朝第一聖主　武皇承命得賢輔挍　祖訓兄終弟及授受得人即　張太后從輔臣之言擒江彬絕禍本張永覊縫

內外丹陽人姚新都定大策夷大憝非其力不濟功甚
大乾坤騶復之交
仁祖實式憑之又挺生奇才以濟
厄運千古未有迄今服乎思危亦猶人之痛定思痛如
彬如彝并瑾具存楩楩見龍德未亨必多狐鼠之跡太
陽將朗尤喧鬼魅之聲變態頗多關係不小而于三人
乎何誅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七

大禮

朱國禎輯

正德十六年辛巳夏四月二十二日癸卯　上即皇帝位丙午諭閣臣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懸念可即寫勅遣官奉迎并官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兵工二部仍各差郎中一員沿途供具於是遣太監秦文邵恩捧箋請安陸奉迎初　上之發安陸也不忍遽離母妃嗚咽涕泣者久之妃亦戒以此行負荷重毋輕言在途尤思慕不已故　極甫三日即有是命戊申命禮部會議　興獻

王主祖封號五月戊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兼備今　皇上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獻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秦漢以來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父母為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濮王宜準皇伯而不名太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為考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

[illegible]而謂所生為叔伯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
[illegible]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
[illegible]正統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矣今　興獻王於
[illegible]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　皇上宜稱
[illegible]皇考改稱　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
[illegible]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上箋俱署名姪皇
[illegible]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法疏入　上
日父母可移乎事體重大命再議潛等執議如初因錄
[illegible]顧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　上仍命博考典
[illegible]議以聞將進士張璁獨以廷議為非言于同鄉侍

安王讃謂言于人一時大臣聞之皆詬罵謂讃南京尊
勁罷之至七月璁上疏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
聖考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隆孝道今廷議乃執漢
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
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
也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
之宫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令　武宗皇帝嗣　孝廟
十有六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　陛下以倫序當立
人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爲人後

之義覩漢宋舊事同與較然議者謂　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　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令迎養　聖母以母之親也册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爲人後　聖考所生惟　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言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宗絕亦當繼祖此正　陛下今日之謂也故在　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以兄孫繼若

必尊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有稱高伯祖皇
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
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
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順之至也　上得璁疏大喜此論一出吾父子終
可完也亟下所司議聞廷和曰秀才何知　上尋御文
華殿召廷和以御批禮部會議稱號疏示之且諭曰卿
等言皆是但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廷和等退
而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八月朔澄等復上疏議
如初且言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

許於宋程頤之議因錄明帝詔進覽科臣邢寰等亦以爲言報聞　上仍命詳議以上而是時母妃奉迎且至禮官條上儀注遣文武大臣各一人迎于通至之口母妃由崇文門入東安門　上迎于東華門不許已請由正陽左門進大明承天端門午門之東王門入宮又不許親定其儀從正陽大明門中道入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以往　上意已專決不復牽廷議矣又諭廷和曰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爲朕委曲折中申其孝情務加追尊美號於安陸立祠以爲永久奉養廷和等

及澄等復執如初　上曰茲匪細故大倫大義攸繫卿
等博采衆論具奏廷和見事急稱病求去澄等上言一
得之愚已盡茲欲仰體　聖心使宜于今而不戾于古
協乎情而無悖乎義則有谿勿之地腹心之臣在非臣
等有司所得而專也時爲十月巳卯朔母妃至通州已
七日聞稱號未定諸舊臣皆已晉秩光寵慍甚不肯上
曰安得以我子子它人奴等恩澤從何自來大王王妃
固是本分子貴父母獨不且入宮何以致詞何以行禮
我還任皇帝自爲之可也　上聞涕泣請　皇太后辭
謝避奉母歸藩宮府皆大震於是　皇太后有旨命與

獻王稱興獻帝妃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爲皇太后
母妃始入京謁　奉先奉慈二殿已而進士張璁復進
大禮或問反覆幾四千言皆前疏意南京兵部主事霍
韜亦上疏議與璁合迺下所司十二月諭廷和等加興
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言　聖孝有甚不得
已之情臣等職在輔導不敢阿順以損　聖德封還御
批仍依原擬進　上諭以哀哀之情不容自已剛極之
恩報亦無窮可承朕命以表哀衷禮官及科道官執奏
不允廷和等乃合疏言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
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

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之號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瑯琊王入繼大統止立皇子爲王奉父共王祀宋英宗議加濮王典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英宗顧下詔讓而不受未嘗公然自加尊稱也今興獻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孝廟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義臣等不敢奉 詔願賜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推大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情不忍刺於史志可爲 朕申明予義勉錄皇號施行庶安朕

毋予哀心卿亦無托此爲辭宜照舊辦事廷和等復引古誼抗章求退　上皆優詔留之一日文華殿引見上從容語及推尊事廷和復引堯舜受命事爲言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吏部尚書喬宇等侍郎羅欽順等言正統大義惟賴一皇字以明若加於所生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也報以　皇太后懿旨有諭朕不敢違從復奏請大臣盡忠直諫乞降俞旨報又加之于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曹嘉等南京大理寺丞黃鞏郎中黃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合疏爭之而黃鞏曹嘉及黃偉沈光大等并劾張璁邪議霍韜

傳會宜罷斥疏入俱不報而璁已先去爲南京刑部主
事有歷城巡檢房濬疏請釐定皇考與獻王之廟號聖
母皇太后之尊稱一如璁議初璁大禮或問下禮部看
詳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致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
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璁將南行掌詹石瑤語之曰
筭愼之大禮說終行也楊廷和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
璁曰子不應南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璁曰
吾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而母妃初至欲入謁廟朝議
譁然以婦人無此禮宗廟非婦人空入璁曰古者婦三
月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

非安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然 止謁奉先殿

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疏言 武宗皇帝臨崩重念宗社大計特請 慈壽皇太后迎立 陛下先時未嘗育之宫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興獻王固 陛下之父不得以濮王爲比而陛下之繼 武宗自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必曰爲後而以繼嗣爲名則陛下直繼 武宗爲之後乎抑追繼 孝宗爲之後乎 武宗本無後而陛下以弟爲之後 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 武宗而重爲之後無一可者也且興獻王母妃無後陛下舍所當後而後

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疏屬援不必避之嫌割不容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夫禮以義起政由時與今殊尊顯賞加於藩邸舊臣而使至尊至親獨蒙舊號虛皇儀而不展臣所謂舛也故興獻王宜尊帝稱別立廟徽號如恭仁康定以示不敢上躋於　列聖加上慈壽皇太后及　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爲太后如慈壽之例隆義恩並行不悖丁所司會祀南郊禮成其日清寧宮小災澄言變不虛生乞存憂懼以致順天悅親之實又　考　孝宗母　慈壽詔勅須布協于聖情已復加恩　生尊稱帝后臣等將順無所不至今

御批直曰父母又各加皇字則於正統之親混同無別恐不可告郊廟播天下科道交章論諫給事中安磐謂興爲藩國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爲謚法不可加於生存之母御史李儼謂慈壽母妃分均體敵恐生孝小之心漸構兩宮之隙程啓充謂虞舜不後瞽瞍光武不封南頓禮無二本自古已然今帝后之稱旣行廟享之禮何辨疑逼之名不正上繫之統何承疏入俱報聞然上亦因災不自安持未發二月諭禮部慈壽皇太后加上尊號爲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爲莊肅皇后本生母興獻后加上尊號爲興獻國太

后憲廟貴妃邵皇太后加上尊號爲　壽安皇太后禮成詔告天下從廷議也其加上與獻帝尊號遣官詣安陸州行禮諭冊文稱孝子廷和等復言非古禮不敢曲從封進原擬　上諭如初終不從起用尚書林俊言禮當爲人後不得推尊所生稱堯舜至宋理宗凡十條以獻南尚書楊廉引程朱爲證皆下所司治中王槐請就安陸設祠祭署從之以王田伯蔣輪子榮除奉祀世襲監生何淵又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如周祀文王遺意命集議以聞壽安皇太后崩禮部議十三月除服詔用二十七日

二年毛澄致仕陞汪俊代蔣冕以祭器樂舞爲請禮官議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設樂舞凡冊上不允御史黎貫言　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于署官與獻帝必不享請選宗室近屬主之沈灼言古有七世之廟無墓祭之文廟祭當隆陵祭當殺今陵祭不用樂鳳陽諸陵皆然何獨安陸給事中底蘊等亦請如前議冊崇仁王襲封以主世祀然後下廷臣議定樂制期于得中而禮部方議何淵之奏給事中章僑周瑯琊極言不可禮部會議謂八佾既用於太廟則安陸廟祀當避二統之嫌疏俱留中竟特　旨用八佾

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其略曰禮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強附末世故事議者心知其非而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進人懷疑阻因循至今然是失也綱常所繫誠非細故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爲是豈君臣一體之義哉願 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 武宗曰皇兄 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於大內 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矣臣又欲以請適者復得睹南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臣之疏竊謂皇上必惕然更改無

竢臣言乃至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耶謹
昧死請并錄二臣之疏以聞時書獻夫疏尚未下也
上曰此禮關係天理綱常須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
詳議廷和知　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許之後曰公去
誰可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辯
示群臣後得之喜以宗法爲重曰異議者斬因大集廷
臣言前後章疏惟張璁霍韜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
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萼
等肆言無忌情罪可惡疏入　上曰還恭衆論再議初
武定侯郭勛與議郎曰　皇上有折中之言不可偏執

俊與力辯大詬科道會粥鄭本公等各抗疏請如部議
上責以朋言亂政修撰唐皐言考所後以别正統隆所
生以備尊稱　上責其阿意二説俱奪俸楚王榮滅以
儀賓沈寳疏上曰大臣皆欲　皇上取法唐虞未有舉
堯舜之事者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父瞽
瞍也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鯀雖凶德猶得郊享者以
爲父也子焉而不父其父可乎代府長史李鈞奏曰
高皇兄終弟及之訓慮至深遠由　孝宗興獻帝然後
及陛下則皇考聖母宜隆尊稱不辨自明南都察院經
歴黄綰言群臣牵引宋事強陛下考　孝宗而滅　武

宗相傳之統絕與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
其道幾于三綱淪九法斁錦衣千戶聶能遷言比者儒
臣欺罔置興獻帝無祀臣武夫姑以武臣褻替言之無
嗣者必及弟姪未有不封其所生父母者而況陛下天
下大君乎　上得疏益心動有　旨亟召桂萼張璁入
京師會議越旬有五日下諭曰朕奉　宗廟正統大義不
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至當以
聞三月丙寅朔　勅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爲　聖母昭
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爲本生　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爲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詔告天下仍命于

奉先殿側之西室奉獻皇帝祀而先 是俊等言遵詔再議竊謂興獻帝后已極推尊而聖孝無窮莫能稱塞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興國太后太字上更增一二字以全尊號庶上慰聖孝所謂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疏上復留中十餘日至是得前 旨俊等復執議言 陛下欲改稱 廟號自尊本生立廟大內臣等竊念此舉所係甚大 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故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 祭 憲宗今 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制於禮而情有所屈也然興獻

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　陛下得迎興國太
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
則人子之情俱獲自盡矣乃今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
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為合禮臣等不自揣度竊効其萬
一請于獻帝徽稱之上仍宜冠以興字益獻帝初封興
國識者知為今日中興之兆其名大而實美則于本生
不失尊崇而于正統無所嫌二聖孝彌彰而人心大定
矣　上曰立廟原無著議止于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
伸朕追孝之情迎養藩邸　祖宗朝無此例何當飾以
為詞着從實自陳俊隨疏伏罪切責而宥之奪司務范

部等俸一月尚書喬宇等疏諫且言重本生者適中
陛下易從之意　上曰朕尊奉正統未嘗專厚本生疏
中何説姑不究而先正月興國太后壽節命婦朝賀二
月　昭聖太后壽節獨免言者皆得罪後又極言立廟
大內從古未有惟漢哀帝爲定陶王立廟師丹非之豈
以堂堂盛朝　陛下大聖乃有此失終不聽戒以勿得
執拗等詹尚書石瑤等國子祭酒趙永等疏爭　上皆
不省有　旨大禮既定張璁等不必取來時已在途同
上疏謂本生二字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與陰奪之也
世無兩考之禮今之所加决非　皇上本心在不察者

以爲親親之辭　陛下不失爲獻皇帝子而在禮官正

借此爲外之之辭明　皇上爲　孝宗之子云爾不亟

去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夫此二字實禮官

欺　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收又能使

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臣等奉召復止益禮官懼臣

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

公議終不可泯臣等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

繼統爲重並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大夫始有與爲人

後者故仲尼觀射謂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而宋

儒朱熹亦謂古禮壞于定陶王時謹條七事呈覽惟

聖明裁察璁又疏 皇上入繼大統固非執政大臣之所能援亦非執政大臣之所能舍也禮官執爲人後之説致 皇上父子伯侄兄弟名實俱紊臣言之已詳伏見 聖諭諄切于是執政妄竄 陛下之心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 陛下之心日亦不帝不皇爲獻既而帝 興獻帝以爲 皇上之心既慰矣故留一 皇字以覘 陛下將來未盡之心何如耳遂敢以 皇上稱 孝宗爲 皇考稱 興獻帝爲本生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遂爾詔告天下自以爲而今而後决然不可改者乘 皇上之不察誤 皇上以不孝

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自奪其親也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奪之乎會議久而未決各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者所謂辜負天子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如以皇太后懿旨已定如何可背此正臣所謂爾一字以覘皇上未盡之心者臣切謂初奉遺詔繼大統非奉懿旨爲之子也何背之有乞再詔中外定皇伯考皇考皇兄之稱則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萼亦有疏至引唐虞禪受夏商皆立弟不立子周立子至六傳無嗣爲言上益意發併議且促璁萼入京汪俊力乞休責其肆慢

勅回籍吏部推賈詠吳一鵬代皆不允特旨陞席書爲
禮部尚書毛紀蔣冕先後力言且乞致仕俱不許給事
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等各疏論張璁霍韜首爲厲階
席書方獻夫私相附和桂萼竊衆議以附己私攘臂不
顧宜並顯斥以謝天下磐疏又謂今欲別建廟於大內
是知獻帝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 孝宗既不得考獻
帝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
之自相矛盾者也 上責其狂率並下所司而意獨沉
吟曰太廟太廟蓋反開 上稱宗入廟之端矣璁萼及
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同上疏曰今日典禮之議

以 皇上與人爲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 皇上爲入
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
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如以勢則 天
子至尊無上孰誰敵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悅而歸已猶
草芥也爲不顧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議者任私樹黨
奪 皇上父母而不之顧在 皇上可一日安其位不
之圖乎比者奉命集議終日相向莫敢先發者勢有所
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竊恐玩愒欺弊不足以成聖孝
皇上何不親御朝堂進羣臣而詢之曰朕以 純皇帝
孫 敬皇帝侄 獻帝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奉遺詔

倫序當立入繼大統非以為人後者也初議云云朕未及思遂詔天下有乖綱常今當明父子之大倫從實改稱爾文武群臣各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之天下如此則凡在廷之臣有不感泣而奉詔者非人也疏上報聞禮部奏建室之議謂璁萼言大統公人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等語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況當大明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且繼統則法堯舜而宗嗣何獨不然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惟欲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

廟制未有皇伯考之稱惟　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
有之恐非所以加於　宗廟也前稱本生皇考實裁自
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誑　陛下又謂百皇字不
足以當父子之名何其肆言無忌若此請罷建室之議
立廟安陸而以萼璁付法司論罪　上曰朕承天命起
自藩邸恭奉宗祀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本生　聖母
躬親奉侍本生　皇考今廟享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
命下再四爾等黨同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
歲甚失綱常西室空所亟諏日興工四月己酉庚戌上
兩宮尊號加禮癸丑頒詔天下編修鄒守益上言昔曾

元以父寢疾憚于易簀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愛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　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群臣之議再四詳慎謂當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臣代祭皇嗣既蕃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爲　陛下忠謀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臣歷觀前史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伏望　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

遇以光大孝　上以為出位瀆擾下鎮撫司考訊蔣冕
自劾求退責其非大臣事君之道致仕編修呂柟因修
省自劾列十三事中謂大禮未定諂祀日崇忠諫日禍
引為獻納無狀之罪治之如守益皆謫外遂有　旨定
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　勅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侍
郎與一鵬往安陸改題獻皇帝神主迎請來京一鵬等
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安陸乃恭
穆啟封神靈所戀又　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北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
世祀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言改題神主奉安陸廟

中觀德殿別立神位以慰孝思有　旨戒勿復瀆促令
具儀不必會議六月璁萼至京廷臣欲撾擊之無一人
與通皆稱疾不出數月後始朝退班恐有伺者出東華
門走入武定侯郭勛家勛故狂踈甚昵約爲内助給事
中張䎸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連章言
桂萼首倡亂階張璁再肆欺罔黄綰如鷹犬張唿而旁
噬黄宗明如奴隸攘臂以横行方獻夫居中内應以成
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諜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尚書之
命中下行取之旨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因此得罪
寧瑾之奸流禍亦不至此俱下所司陞璁萼翰林學士

方獻夫侍講學士於是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
修王思各疏言恥與蕚等同列乞罷歸不省尚書喬宇
言席書以內旨陞尚書臣已兩陳其不可今復有陞璁
蕚學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于倖佞學士之職甚重
豈可施於曲學彼劾之人 上曰任用賢才自古帝王
之治璁等執經論禮豈恍朕心于進者即令視事給事
中李學曾御史吉棠等並言璁蕚等宜罷御史段續陳相
又特疏極論席書及蕚等罪狀乞正典刑時趙鑑為刑
部尚書聞之曰吉下即撲殺之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
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 上詰責學曾等宥之續

相萬皆下詔獄續相謫外任萬黜爲民于是璁萼議大申而諸王府及小人之附麗上言希用者紛紛矣璁萼復言今日典禮之議是非異同業已明白猶恐無徵不信條十三事以上番中修撰楊慎等三十六人言臣與璁萼等學術不同議論亦異陛下取彼棄此難與同列奪慎俸二月餘各一月鴻臚少卿胡侍劾璁等悖禮背經據璁所條者反覆論辯明其非是凡千餘言上罪其妄言逮問謫外七月喬宇致仕去醫士劉惠周序言觀德殿名不稱尊親之義乞下禮部別立新名上怒重治因諭禮部去本生二字改上聖母章聖皇太后

尊號侍郎朱希周言詔令之頒未及三月忽奉更定之
諭則明詔爲虛不足取信於天下命遵前諭行侍郎賈
詠學士豐熙等修撰楊愼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余翺
等郎中余寛寺正毋德純等俱同其僚屬上疏戊寅群
臣以前疏不下朝罷相率請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
祖高皇帝或呼　孝宗皇帝聲徹于内是日　上齋宿
文華殿遣司禮官諭令退群臣固伏不起及午　上命
錄諸臣姓名執爲首者豐熙等八人下詔獄于是修撰
楊愼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
庭　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馬理等一百三十四

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九卿大臣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二十人又合疏以上中指張璁十三條倡爲朋黨之說黜以專權　上責其毀君害政所上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具實對孟春言璁先以私藁示人且副本在通政司故臣等知之惟望辨其正邪孰爲鯁直孰爲逢迎臣等雖死亦幸　上復責孟春等不以君命爲重肆行奏辯倡率者爲誰再以實對孟春又言與部寺諸臣同心一詞不待倡率上怒責以結衆懷私姑奪俸一月南吏部尚書楊旦等疏劾璁　上曰錄用才賢出自朝廷璁等所言實典

禮之正何以謂之偶合南祭酒崔銑以災異自陳因言議禮一事獻諛者超遷守正者或擯斥或下獄非 聖朝美事 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洸誣費宏以下皆爲邪黨且薦舉名賢自文其說報聞癸未廷杖五品以下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俞禎仵瑜臧應奎張燦殷承敘安璽司務李可登皆死杖下（國史云然攷之未實）學士豐熙修撰楊愼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翀劉濟御史余翱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毋德純等皆謫戍時霍韜方養病家居未及應召獨上疏曰議禮有

兩端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大倫之大經也徒崇正
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
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謂　陛下宜稱　孝宗曰皇
伯考　獻帝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天倫之當辨者也
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近者廷
臣議上考　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二父之失也獻
考徽稱既極尊崇聖母尊號亦二　昭聖此漢人兩統
之失也大抵此體本原既差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
陛下豫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夫　昭聖久
稱聖母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惟賴陛下之委曲承

迎務得惟心此可慮者一　昭聖禮秩雖崇然其勢日
輕章聖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紿使左右之人
不逹聖意妄生疑間或以彌文小節遂搆兩宮之隙此
可慮者二願陛下啟聖母曰　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
尊無對必時自謙抑以示尊敬至意　莊肅皇后母儀
天下十有六年接見之儀不可輕忽每致推讓不敢受
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　昭聖庶宗統正而嫌隙消
天下爲世無所非議　上嘉其忠義促令赴召而先紿
事中陳洸有疏右侍郎吳一鵬駁其不經留中久之及
是得　旨以席書所進大禮考議方獻夫大禮論璁萼

前後三奏幷南寧伯毛寬等疏下部集群臣博考倫理
以聞戒勿執悖時書已至京與璁萼獻夫大集廷臣闕
左門辯議旣定書等乃上言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
可改易世無二道人無二本　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
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
獻皇帝本父也已去本生宜稱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
本母也已去本生宜稱曰聖母　武宗仍稱皇兄　莊
肅皇后宜稱皇嫂名義如此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
主而別爲禰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
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相悖一遵　祖訓允合聖經追

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盡洗漢宋悖禮違經之陋習議入甚愜　上意九月丙寅始定大禮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上冊之日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行禮被糾詰責而宥之是月　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毛紀乞致仕切責允之石瑤疏尊崇典禮斷自聖心聖心安則行之　孝宗皇帝　昭聖皇太后皆陛下至親骨肉今使疎賤小人輒行離間臣竊痛傷不忍見堯舜

之聖有此過舉乞如鄭岳徐文華及費宏與臣等原議庶幾兩全無悖　上怒切責奪岳文華俸二月丙子詔告天下十二月方獻夫言大倫已明纂輯張璁等五臣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奏章編成上下卷刊行天下許之

四年正月致仕縣丞歐陽欽以其祖宋太師文忠公祠先朝所給湖池地土歲久浸沒祠宇改僧尼庵觀不便祭享乞為查處會中外方攻席書等欽因言書及璁等引臣祖修遺言以正典禮而諸臣爭之以被讒謫請寬諸臣以慰人心給書等誥命以示勸疏下禮部科臣駁

欽詆言大禮求濟巳私時書掌部事言其事或出于假託言亦不可終棄請允行其所請寬譴責者　詔乃令有司覈湖池地聽給書等誥命於是給事中韓楷言書等任未滿不當以欽言而遽封　上曰書等奮義贊成朕孝時思報功非以欽言也學士張璁桂萼以柯維熊論各上疏辯且乞休其略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　陛下擴大孝之心成尊親之典是厚也以臣等為君子則不敢當若以為小人則不甘處惟　陛下辨之苟臣不去則譏不息衆不快徒使辨治之朝為聚訟之所而巳　上優詔留之傳內閣

諸陵一體改　顯陵司香署爲神宫監安陸衛爲顯陵衛三月壬午夜仁壽宫災　昭聖所居也御史郭楠言阿意順旨者未必忠犯顏敢諫者未必悖週群臣議禮至跪門叫號其事似悖其心固忠也邇或鞭朴致死或譴官謫戍臣不意　聖明之世而人臣以忠諫獲罪若此願虚心詳察特賜優容復豐熙等官而恤死者之家以收人心　上以大禮既成楠逆旨瀆奏命錦衣衛逮治而先何淵請立世室爲廷臣所僧遷平凉主簿屢爲上官榜笞自訴得改光祿署丞至是復疏請立世室崇祀　皇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書尊璁等吏部尚書廖紀

等勳臣郭勛等給事中楊言御史葉忠等皆極言其不可而遂事已不可諫矣遣中官諭書必祔廟乃已書又執奏責以怯衆飾奸書乃會廷臣議請於皇城之東息城之內立一禰廟前殿後寢如文華殿規制祭用天子之儀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廟以成禰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尋諭會議服盡祧廟之例部覆與孝廟同祧但孝宗在太廟當藏于寢殿　獻皇別立一廟遷藏之所嘗代未有之典百年後聖君賢相必有歸一之論難以豫定　上命再議疏言　獻廟雖無

左右昭穆亦有前殿後殿祧後一如　太廟不設時祭
歲暮出主本廟■畢仍藏後殿與　太廟同其悠久
上曰世世子孫獻享伸朕孝思遂度地于環碧殿舊址
擇日與工何淵謂神路迂遠宜與廟街同門直開一路
以抵世廟為當部覆勢須毀垣伐木撤神宮監而後可
請會官相度諸大臣又會奏皆稱有礙從初議便　上
不允仍令速議給事中韓楷等御史楊泰等以書議持
兩端連章論劾且言一旦砍伐舊物　列聖之靈不安
上心亦必有所不忍　上怒詰責御史葉忠復有疏責
對狀與楷等各奪俸二月給事中衛道𣸣以為言禮部

以諸臣堅執不便請仍初議　上命折監北房但容板
輿通行議乃始定
五年六月丙子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　陛下
至性爲臣子者第宜欽承孝治天下之懷各供厥職顧
邇來言事者存假借爲詞或乞休或告病或認罪或爲
人辨罪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
哉蓋欲中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　陛下之怒欲固寵
于巳恐非此無以得　陛下之歡故也乞嚴加戒諭凡
諸司言事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　聖德　上
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旣定內外群臣正當攄誠供職

以贊成嘉靖之治愼勿假借議禮希恩報讐都察院其
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七月庚子復諭工部觀德殿
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
工部尚書趙璜等言建殿於奉先殿之左必與奉慈殿
對峙　孝肅太皇太后獻皇之祖母　孝惠皇太后又
聖母也今立廟出於其左恐　獻皇在天之靈未安况
今外有世廟之規一準　太廟矣觀德殿宜可勿更書
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　上復諭
大學士費宏宏乃請物該部十日興建　上易殿名曰
宗先壬寅　上以世廟　成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

曲名別於　太廟宏等謂　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
功為尚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　上旣從之復命禮
部會張璁議璁言樂舞以佾數為降殺不以文武為偏
全使用其文而棄其武是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
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疏入　上從璁議九月復諭璁
等　聖母將謁世廟命考求典禮以聞璁等具列文獻
通考所載唐開元禮　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請命
禮官參酌舉行仍著為　令禮部侍郎劉龍等疏言璁等
所引大婚之禮與大祭之禮事本不倫石瑤疏言　祖
宗家法凡后妃已入宮未有復出者其日后妃廟見即

奉先殿也　列聖相承累經叅酌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何至今日忽有此說且乾剛坤柔各止其所坤行乾事陰冒陽位其幾已見臣不敢與容悅幸臣阿諛苟徇以成君父之過　上責以語欠酌量非大臣愛君之心席書方在告謂禮實無據請上裁定　上乃以是月辛卯躬詣世廟奉安　獻皇帝神主越己亥奉　章聖皇太后謁焉十月劉汶總兵馬永言議禮伏闕諸臣竄逐躬荒誠其自取今大禮既明羣疑盡釋　聖心已慰而諸臣淹滯歲月無路自新乞宥罪矜釋以彰浩蕩之仁　上怒其出位妄言切責之既而

復爲戍邊陞完乞䘏典遂奪官安置南京御史魏有本
救永外諭吏部尚書廖紀因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
城守器械久皆廢弛前楊銳告往撫府而馬永近復安
置此天啟聰明爲根本之大計也乞寄以營務必有裨
益疏有本言雖可罪心本無他乞宥狂言召還原職報
聞

六年正月張璁上言纂要已成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
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今　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
宋諸君也臣等之爭非爭今日也爭漢宋諸臣也前集
議成于禮部猶存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全書出于

史館宜崇典則之體　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行于一
時以覺凡遇不可遽廢　天子之書傳於萬世以著令
典不可苟爲宜倣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爲綱事關大禮
者必書每書必實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
者亦存其槩備載　聖裁見非　天子不議禮也臣自
建議以來履歷所識采爲要略謹錄以獻方獻夫霍韜
疏曰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于司馬光魏莫甚
于明帝漢莫甚于王莽主濮議者司馬光爲首呂誨范
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惑人最甚主哀帝議者王
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若魏

明帝以篡逆得國本名教罪人不足多論惟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似是而非不可不辨詔並付史館張璁又乞休疏曰臣昔議禮之時與舉朝相抗者五年而舉世攻臣者百十疏今又欽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群奸側目故要略方進而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而誣陷益肆古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難 聖明剛決臣無容憂第清明之朝而有此攻擊之風亦臣所不敢安也 上優詔留之

六月御史虞守隨家居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以守隨為言官不聞獻議考察罷去乃妄議惑人有

希進心下巡按提問是年郭勛璁萼等持李福達獄朝
臣得罪者四十餘人
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書成頒布天下加恩纂述諸臣勑
定議禮諸臣之罪楊廷和罪魁革職為民毛澄病故削
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林俊冠帶閒住何孟
春雖佐貳情犯特重夏良勝雖部屬釀禍獨深俱為民
其號召衆人潰惡者當時已正法典茲不再究 上諭
璁等曰爾等所輯果于理合則奏進之使後人有所守
謬者貶斥之亦使後人無所惑璁等乃入席書註論四卷
上復命增錄古人歐陽修諸儒之論于父子君臣大倫

有所發明者于是璁等先撰稿進呈　上曰覽所撰具
見爾等盡心與禮綱常所係但諸臣所奏宜皆一一直
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起復南京刑部員外陸澄上疏
自悔其議禮之非初為人所誑誤後以質其師王守仁
言父子天倫不可奪今　上孝情不可遏禮官之言未
必是張桂之言未必非然後大悔其初議之不經而悔
無及也疏下吏部尚書桂萼因言典禮出於人心自然
雖孩提之童無不明特以執政偏謬狥私牽連百司張
羅設機更相傾構故一時雖智謀之士明知朝議之非
不過姑為兩可之辭或微示輕重之意未敢明言以觸

時忌者澄乃修慝不隱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仍行各司有如澄者聽自陳其逼勒詿誤之由量賜末減錄用如故　詔可及明倫大典成　上閱之見澄初疏大怒遂諭吏部澄嘗造悖理之論惑誘愚蒙逢迎取媚又假以悔罪為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宜出之遠方乃謫為廣東高州判七月己卯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恭穆獻皇帝尊號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加上　聖母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

十一年九月丙午逮原任霍州知州陳釆下獄拷訊釆

上疏謂　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而言耳　武宗遺詔本謂　陛下乃　孝宗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非與　武宗爲兄終弟及也楊廷和謨主濮議與初詔自相矛盾張孚敬謂陛下不當繼嗣　孝宗止繼統於　武宗因以爲兄終弟及事皆無稽難以施諸　宗廟既又明知其非遂誘成薛侃之謀以陰壞我　祖宗已成之法廷和雖蒙黜罰而心跡不明張孚敬首開言禮之端而乃遺漏　天潢那移　祖訓誣罔　先帝疑誤　聖躬所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按原奏事情輕重各論如律疏上　上怒謂明倫大典朕所裁

定頒行天下久矣采乃輒敢妄議執送法司拷訊
十二年蒲州生員秦瑄伏闕上書言　孝宗之統訖於
武宗則　獻皇帝於　孝宗實為兄終弟及　陛下承
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大學士張孚敬議禮乃
別創世廟以祀之永不得預昭穆之次又謂分祀日月
於四郊失小大尊卑之別去先師孔子王號撤其塑像
損其禮樂增啟聖祠配享皆非聖祖之意　上謂瑄毀
上訕君大肆不道令其對狀根究主事之人瑄服自妄
議希恩實無主之者比擬造妖言律坐死繫獄孚敬具
疏自白得　旨秦瑄訕君謗主有自來者朕已悉其姦

惡卿不過奉行君命縱有一二建議行否俱由朕壇不
獨陷卿其實毀朕卿毋畏小人自易初志
十五年十二月加上　昭聖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恭安
康惠慈壽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曰章聖慈仁康
靜貞壽皇太后時內閣傳　聖諭兩宮徽號各加二字
尚書夏言謂兩宮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故請
加而並之如此
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應復古禮
建明堂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部會
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大祀殿在圜丘

之北正應古之方位今明堂秋享之禮即以大祀殿行之爲當所配之帝以功德論則再造家邦當配以　太宗以親論則　陛下所自出當配以　獻皇帝至於稱宗之說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殷人稱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夫既已稱宗未有帝系非親履大寶可列于　太廟者竊恐皇考在天之靈亦有不安臣等不敢妄擬疏入得　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歸一之說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所會議以聞於是戶部左侍郎唐冑上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孝經曰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以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盍爲成王而制于周公爲嚴父于成王爲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于成王也故朱熹曰只配以有功之祖故有問于朱熹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熹曰只當以文王爲配又曰繼周者如何熹曰只以

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爲嚴父之說所惑亂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于父明矣且 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爲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惟席書張璁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力行之 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 太廟顧今日乃惑于豐坊邪說乎臣愚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典禮爲宜若 獻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待稱宗不待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 上大怒曰兹所論誣禮無君爲尤 文皇帝誰之祖 獻皇帝誰之父朕爲人孫子有輕重乎其借朱熹爲言不過

敵人朱子每歎君臣終不若父子臣之於君未有真如子於父也人臣於君固多不同人子然未有甚於冑者下錦衣衞拷訊𪿗爲民尚書嚴嵩乃集廷臣議言考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　獻皇帝配帝侑食允合周道惟　文皇帝繼統首君獨少一配似有未安竊謂孟春祈穀於大祀殿舉行奉　文皇帝配冬至以　太祖孟春以　文皇季秋以　皇考則禮文周悉於　皇上愛親敬祖之心兩無所憾疏入報聞已復以稱宗之禮集廷臣議言禮稱祖有功宗有德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常法者義也

獻皇帝錫封藩服繫天下駿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同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生武王克集大命同則皇考稱宗實應古誼　上以疏不言祔廟留中遂作明堂或問示輔臣凡千餘言中有云祖宗列聖歡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此其大旨也於是禮部遵　旨議上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今　皇考與　孝宗同氣之親爲一世宜奉　皇考祔于　孝廟但　孝宗寢殿不足容奉二主竊謂　皇考神主宜仍于特廟遇祫享　太廟恭設神座與　皇伯考同居昭位則在廟有常尊之敬在祫無不預之嫌矣　上躬

視　孝廟亦以爲然乃悉如所擬　題秋九月辛巳上
獻皇帝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
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主祔　享太廟辛卯大享
上帝于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自是歲一行之
二十年四月辛酉未申刻東草場火城中人訛言火在
宗廟薄暮雨雹風霆大作入夜火從　仁廟起延燒
成廟及　太廟　群廟一時俱燼　成　仁二廟火先
燬主不及收燬惟　睿廟在垣外獨存二十二年十一
月壬戌勑諭禮工二部曰朕惟禮　時爲大祀典國之大
事苟不安于心終難協夫禮意我國家　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基首建　四親廟博采避覲卒從同堂異室之
規以示酌古準今之議暨我　成祖率遵其舊萃之為
享其則不遠最因廷臣之議咸稱　七廟之文是用創
具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往者回祿之
警天與　祖宗實啟朕心茲當重建所當釐正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宮之外朕每事廟中　考廟未備豈
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捧祫　主往來深為瀆
擾是究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前為　太廟後為寢
又後為祧時祫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面　成
祖及　群廟我　皇考睿宗神主俱同堂而列享獻既

畢則奉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可如期
建祧禮工二部如勅奉行于是興工凡爲室九二十四
年六月廟工成 詔定太廟安神位次 太祖居中左
序成宣憲 睿右序仁 英孝之武遂崇
之禮至是而極群臣無敢爭者張璁死已六年矣

卷二十七終